語言中的多餘成分

伍 鐵 平

哈爾濱曾經是俄國僑民麋集的地方，那兒流行過一種漢俄語混雜的特殊混合語，如 ТВОЯ МОЯ Не ПОНУМАЮ (等於 ТЫ МЕНЯ Не ПОНУМАЕШЬ [你沒有理解我的意思])。日本人學漢語，也有時說“你的我的不明白”。儘管這樣的句子完全不合語法，但照樣能起到交流思想的作用。這是為什麼呢？這是因為語言中有不少多餘成分 (redundant elements) ①。把這些多餘成分省略或換上錯誤的語言成分，有時並不會影響交際。例如學着操屈折語的幼齡兒童經常在變格變位方面發生錯誤，但仍能被成年人理解。蘇聯百科全書和詞典，爲了節約篇幅，經常不寫出詞尾，如 Технический, (略去了 у) прогресс (技術進步)，讀者也同樣能讀懂。可見俄語中的詞尾有時就是多餘成分。特別是在名詞詞尾已表示性、數、格時，前面還有一系列形容詞重複地表示性、數、格，就是多次的多餘成分。

不同語言中的多餘成分是不同的。例如“我唯一的真正的女朋友”這句話在俄語中是 Моя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Настоящая подруга (四次用詞尾表示陰性)；在英語中是：My only real friend (一次也沒有)；德語：Meine einzige wirkliche Freundin (兩次)；法語：Ma seule véritable amie (從語言看只一次，用一槓表示，從文字看有三次，用兩槓表示)；意大利語：La mia unica vera amica (五次)；西班牙語：Mi única amiga verdadera (三次) ②。上海方言中說“老婆夫妻店”，這兒的“老婆”顯然也是多餘成分。我國報紙上有一則通訊談到紐約市內交通情況時用了這樣的修飾語：“車如流水馬如龍”。這是南唐李后主《望江南》中的名句，現在紐約市內早已見不到馬車了，但是人們照樣可以用這句詩形容紐約，因為在這兒起作用的只是“車（指的已不是馬車，而是汽車）如流水”，“馬如龍”已成多餘成分了。又如“車馬費”在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中注爲“因公出外時的交通費”，盡管現在人們出差已經很少騎馬了，“馬”字在這兒事實上也是一種贅詞。《禮記·玉藻》篇裏有“大夫不得造車馬” ③ 這樣的句子。車是可以造的，馬却不能造，“馬”在這兒也是一種多餘成分。這是因爲戰國以前馬是專爲拉車用的，不單騎，所以那時以前的古書中 車馬總是並舉 ④。此外如“馬路”“馬力”現在都和馬無關了，“柏油馬路”也可以說“柏油路”，省去了“馬”這個從斷代看是多餘的成分。

多餘成分在古代漢語中出現的例子還有：“一薰一蕕，十年尚猶有臭”（《左傳》）

⑤。清代著名小學家俞樾（1821—1907）指出“尙即猶也”，可見有一個字是多餘的。

漢語歷來喜歡對稱，古代的駢體文講究詞句的對偶排比，這對現代語言依然有很大影響。有時爲了對稱，不得不添加從邏輯和語義角度着眼是多餘的成分。如“佇立桔子洲頭，漫步湘江河畔”（韶華、毛岸青：《我愛韶山紅杜鵑》），這裏“河”與“江”重覆，按邏輯應說“湘江之畔”，但爲了同“洲頭”對仗，便不惜用了一個多餘成分。

漢語中的四字詞中爲了湊音節，也常常使用了一些從語義上看是多餘的詞，如“手脚靈敏”“手脚利落”實指手靈敏，手利落，因爲脚是談不上靈敏、利落的。這同漢語構詞時爲了湊雙音節，加一個語義上多餘的甚至是矛盾的成分是一個道理，如漢語的“窗戶”指的是“窗子”，而不是“窗子和門”（“戶”的意義是門，如“足不出戶”）。經常翻譯外語的同志深知，由於漢語中的不少形容詞是單音節，有時爲了湊雙音節，將外語譯成漢語時不得不加一個“很”字，如將The building is high譯成“這建築很高”，盡管原文並無very（很）一詞。

記得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國知識分子下干校時，有一條規定：老弱病殘可以不下干校。那時可以聽到這樣的問話：“你是老弱病殘，怎麼也下來了呀？”（分別對一個年輕的重病號和老年人說的話）。對年輕的重病號來說，他並不老，也不殘；對老年人來說，他既不殘，也沒病；可見這話中兩個詞都成了多餘的信息。這是純粹從語言表層，就表現出來的語言成分着眼進行的分析。如果從底層結構來分析，這句話事實上是“你是屬於老弱病殘這個範疇（或類別）的人，怎麼也下來了呀？”可是在實際生動的言語中，誰也不會說這種文縷縷的話。

產生這種多餘成分的原因是語言中有這樣一條規律，凡是形成套語以後，這種套語就可以廣泛使用，從而帶來一些多餘成分。例如，在體育運動中有“安慰賽”這一術語，用開了以後，在口語中就可以聽到這樣一類的句子：“他答應你提級不過是一種‘安慰賽’吧了”。這裏“安慰賽”中的“賽”字便是多餘成分。

英語句子I shall be home somewhere about nine o'clock（我將在九點鐘左右回家）中的somewhere和about都是表示“大約”的意思，其中somewhere是多餘成分。法語Cet homme parle-t-il anglais?（這人說英語嗎？）De quoi le roi parle-t-il?（這皇帝說什麼？）中的代詞il重覆主語Cet homme, le roi，從語義和句子成份上看都是多餘成分。法語用這種重覆的代詞作爲表達疑問句的一種手段。漢語和俄語口頭言語中也有這種使用多餘的重疊代詞的例子。如“這個人你見過他嗎？”“這個學生他來幹嗎的？”“У нас эта поликлиника она совсем недавно построена”（我們的這個門診部它剛建成不久）。這種多餘代詞甚至經常出現在目前的電視言語中，如“понятия к которым она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наука, они не всегда остаются неизменными”（科學傳統常常使用的那些概念，它們並不總是不可動搖的）⑥。

俄語中的На дворе гроза собирается（暴風雨快來了），уж зима на дворе（已經冬天了）中的На дворе（“在外面”，字面意義是“在院子裏”）是多餘成分。因爲暴風雨當然不可能發生在室內，所以На дворе根本不用譯出。

語言中一方面有許多多餘的現象，另一方面又有許多省略現象，以避免不必要的重覆。這也構成一種特殊的矛盾的統一。語言學家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，在印歐語中多餘成分比較多地出現在語素這一層次。如上面列舉的六種語言的多餘成分都是表示性、數、格的語素重覆出現。在句子這一層次上則較多出現省略現象，如口語中大量使用不完全句。

多餘現象的研究是信息論誕生以後才開始的一個課題；深入地研究它，將有助於信息的傳遞並能加深對語言本質的理解⑦。

①朱德熙先生建議譯作“羨餘成分”。“羨”在古代有“多餘”“餘剩”的意思。如“以其羨財治廡舍數百間”（《舊唐書·令狐楚傳》）。

②例轉引自布達戈夫：《人及其語言》，第二版，第163—164頁，莫斯科，1976年。

③見《十三經注疏》，下冊，第1475頁，中華書局影印阮元校刻本，1982年。

④孔穎達在《左傳正義》中指出：“古者服牛乘馬，馬以駕車，不單騎也。至六國之時，始有騎。”（《十三經注疏》，下冊，第2110頁）也有人認為是“大夫不得造車畜馬”之略語。見吳孟復：《訓詁通論》，第93頁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，1983年。

⑤見《十三經注疏》，下冊，第1793頁。其實，孔穎達在這兒已指出：“‘猶’則‘尚’之義，重言之耳。猶《尚書》云‘弗遑暇食’，‘遑’則‘暇’也”。

⑥俄語的例子轉引自《Знание-сила》（知識就是力量），1982年11月號第27頁。

⑦關於信息論中的多餘現象及其彌補噪聲（noise）所造成的信息傳遞中的損失的作用，詳見J. Lyons所作《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》（1977）第二章第四節 Statistical Structure.